



云 南 省

傣族社会历史調查材料

——孟連滄源和金平傣族地区——

(九)

內 部 參 考

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云南民族調查組
云 南 省 民 族 研 究 所 民族研究室

1963年1月

目 錄

一、孟連土司历史.....	(1)
二、孟連傣族历史.....	(8)
三、“里格蘭勐”.....	(13)
——孟連、景栋等地的历史传说	
四、上允下城刀正記保存的孟連历史.....	(15)
五、孟連宣撫司历史情况.....	(18)
六、孟連傣族解放前社会經济情况調查报告.....	(21)
七、孟連区曼竜寨社会情况調查.....	(29)
八、滄源县勐角区勐角乡傣族社会經济情况初步調查.....	(32)
九、金平县第三区傣族社会經济調查报告.....	(47)

孟連土司历史

孟連过去是寡妇的地方，这寡妇名叫法亚悶勳。这时，車里宣慰法听说孟連地是一个□地方，沒有男人，他就招兵来打孟連。他們来了之后，还不知道孟連在什么地方，到处問孟梭、孟阿在什么地方。孟連法孟勳知道了，就派各头人下令，把孟連坝子装滿水，山上和山边烧起大火。过了几天，所有孟連地方就变成他所命令的那样，孟連又出兵拦路打宣慰法的兵。宣慰法的官兵看到这种情况，害怕地说：“孟連兵这么多，我們才有一、两千人馬，怎么能打的过人家呢？”他們就逃向上、下两允，孟連兵也追他們到上允。他們看到孟連兵追来，沒有办法，就把上、下两允割給孟連。消息传出，各地都感到可惜。孟連法亚悶勳当土司时，沒有发生什么乱事。

这时，車里有一个三采色姑娘(?)被老族偷去了。車里土司派兵去追也追不上，他們一天到晚跑到孟連来請求援助。孟連出兵去追，到淚翻万(山名)同老族打了一仗，打败了老族，才把三采色姑娘夺回来，还給他父亲了。后来車里土司把諫六和勳黑(大雅口)、勳罕、勳撤割給孟連管，孟連土司又把这些地方交給召阿哑勳朗管。

后来，孟連土司沒有老婆，听说車里宣慰法有女儿，就派人去說亲。宣慰法同意把他的第一个姑娘嫁給了孟連土司，举行了結婚仪式。他俩当土司后地方也好了。

現在談談孟連召賀罕从罕罢法到現在的經過，罕罢法当土司是在王召法永乐二年；后来刀罕很当土司；刀罕很死后刀罕春当土司。刀罕春死后刀派杭当土司，刀派杭把一只大象和四十八两銀子上到召法王那里，召法王給了他大印和黃緞傘，封他为“四十宣撫司”(?)；这代土司死了由刀派希当；刀派希之后为刀派定；刀派定死了由刀派金当土司，他当土司时又得到大小印信的賞賜。刀派金死后由刀派法当；刀派法死后刀派中当。这时召法王写信要孟連出五百名兵去增援□□，孟連土司不去，召法王就派人来把孟連土司的大小印信都拿回去了。刀派中死后刀派新当土司，沒有大印，沒法办事，只能領奴隶和妇女到处玩，和到山上打狼，一直到他死。他死后沒有那个人能当土司了，因为老土司沒有儿子、姑娘，孟連所有的奴隶沒有办法。只有一个刀派釘，年紀小，不能当土司；后来他长大了，人民就叫他当土司了。刀派釘当土司不久，錢(?)厂就发展起来。他代管老厂后，省里派差人送公事来，叫孟連土司每年送六百两銀子給□□。土司接到公事后，就每年按数送上省，省又重新发給大印和金傘，仍叫“四十宣撫司”，以后，孟連又有大印了。

后来，有一队贼从昆明附近杀下来，一直杀到車里宣慰法在的地方。这时，省里写公事传告各处說，那个抓到这队贼的头子，把他的头送到省，就提升他为大官，在傣族地区数他最大。这队贼从募乃上来，把南朗坝占了，据他們說要去占老厂。当时，孟連土司和阿哑勳朗坝双方商量說：“省的公事我們也看到了，如果那个拿到这队贼的头子就要升大官，我們两个兄弟去打他。”阿哑勳朗坝刀派利同意了，就联合出兵去打。当去到那队贼住的地方时，就騙他們的头子到孟連来，孟連土司就把他的头砍下来，送到昆

明去了。总督接到后要发给钱。孟连土司说：“钱不要，我们想要的是吃不完的东西。”并说“我们每年上缴的六百两银子太重了，要求总督减去一些。”总督同意减掉了三百两，每年叫上缴七百两（？）。自从那时起，孟连上缴的银子就是七百两了。

后来，刀派钉俩口子死了，留有二个姑娘和一个小儿子。这消息传到上司那里，上司就写公事给勐朗刀派利，叫他来孟连代办，刀派利接到公事就下来代办了。孟连刀派优贺康，听说刀派利来代办，不满意，就拿钱去请孟养、勐派人来把刀派利暗杀了。刀派利死后，刀派优就当土司了。

刀派钉有两个姑爷，大姑爷叫刀派勇，小姑爷叫刀派英，都是刀派利的儿子。这时，他俩看到情形不对头，就把刀派钉最小的儿子送到昆明；先送顺宁府迤西永昌，永昌再送总督。见到了总督，他们就把经过情形告诉了总督，说：“刀派优把我们的父亲杀死，他当土司了。人民也不要他当，是他自己当的。我们怕伤害了我们的小弟，现在送他来给总督，看如何处理，请总督办好了。”总督听到后就答复说：“好了？你们上来很好。你们小弟要回去当土司，继承他父亲的位子，我帮你们想办法。”总督又上报上司，上司听到后就派差下来，调刀派优上去。他去后，上司就把他关起来了。上司给刀派钉的小儿子取了一个名子，叫刀派孙，还颁发了大印、緞伞、号等，叫下来当土司。上司还委刀派英当上允土司，刀派勇当勐朗土司。他们接了委状后，就返回当土司了。

到一〇二四年时，归族（拉祜旧称）头子共腊印反召贺罕安瓦，把召贺罕安瓦赶跑了。他们占了安瓦，共腊印当了召贺罕安瓦。三个月后，緬族又返回来打他们，打了七天，他们打不过緬族，就逃跑了。有些逃到勐联来卡海刺、勐柴、勐宣（木邦），在这些地方呆了三年，又上来到孟定、耿马队卖（新厂）、莫□嘎，在这地修起工事和新城。上司听到后，就写信给孟连召贺罕说，他们是造反的人，不能留他们，请召贺罕出兵去抓他们。这时，归族那边不听共腊玉的话，共腊玉说：“你们不听我的话，我也不同你们一块生活了。”就带着一部分人逃到下允。下允及上允晓得后就把他扣下来，送到昆明总督那里去了。孟连召贺罕听说他们的头子被上下允抓到了，就召集十三勐九根的兵到上允去集中。到了上允后，他们就商量说：“现在他们已经没有头子了，我们用信去骗他们投降算了，不需要打了。当时就写信给他们。他们接到信后都下来投降，孟连土司缴获了他们的枪、刀等武器，还把他们的男男女女都剃光头后，领来孟连住下。过了几十年，这些归族造反，半夜到宣抚家放火烧杀，把宣抚家的人和刀派孙全都杀光了，只剩两个小儿子和一个小姑娘。当时刀派孙才廿八岁。他们杀了刀派孙全家人后，逃往海东，海东人晓得这些归族杀召贺罕，就和归族打，归族打不过海东人，也无路可走，就朝勐朗坝和老厂逃去，刚跑到老厂附近，上允晓得了，出兵去打他们，他们也打不过上允兵，就四散逃跑了。

这时候，消息传到总督那里，总督晓得刀派孙被贼杀死了，就写公事下来，委刀派勇当土司，刀派英当土司后，抚养着刀派孙的三个子女。

后来，有景栋土司兄弟两个争地位，哥哥叫召三万，弟弟叫召丙，一个说一个要当土司。召三万下到安瓦去禀告，领緬兵上来打景栋，召丙说：“我要上去靠汉官。我俩都是土司儿子，为什么不给我当土司？”当时他就到上司那里，说“我们景栋地方都给緬兵占完了”，要求上司派兵援助，上司就派卡大人带领一路人马来，由车里下来到景栋，把緬

兵打了一个大败。另一路由各公爷带领大批人马，贺就广东德宏那半(?)打杀下去，双方兵马伤亡很多。这时，緬兵看到汉兵来的特别多，就害怕起来，都逃回勐安瓦去了。緬兵逃跑后，上司卡大人就委孟速土司刀派勇管勐养，当勐养土司，刀派勇当勐养土司后，双方(勐浪、勐养和孟速)的人民得安居乐业，上下做生意都很方便，没有人要提到大战。这地方安定后，上司兵马也返回汉族地区了。过了几年，到1129年，緬兵又打上来，把景栋、西双版纳、孟速烧杀干净。这情况传到了上官司(?)，上官司就有公事来调，命上允土司刀派英赶快召集兵去把老厂守住。刀派英接到公事，就出兵来驻扎在募乃厂和喃朗，緬兵也上到此地，刀派英的兵马被緬兵杀死杀伤很多。刀派英看到情况很危险，就自己骑上马逃跑，一面跑，一面着急，在半路急死了。緬兵又朝上下两允烧杀，一直杀到勐勐、耿马、孟定、腊戍、勐耿，这些地方都被他们放火烧完了。他们杀过这些地方后就回曼德勒去了。然后，刀派勇又回来，把刀派孙的儿女安置了官位。刀派孙的大儿子名叫刀派先，委当孟速土司，二儿子名叫刀派清，委当下允土司，女儿结了婚，去当上允土司，安置好后，各自去当土司了。过了三年，去孟速留寡(?)。后来，刀派勇又调刀派清从下允回来，接大印当孟速土司。孟速自緬兵占领后就归緬兵经管，每人每家(?)得出五文緬甸小洋。这样一年一年的过去，刀派清五十八岁时死了，刀派公(刀派清的儿子)当孟速土司，并委刀派昌作副职。这时，车里召孟张杀死了车里土司，后来他不得当土司，他——刀勇过就逃到緬甸，请求召安瓦出兵。緬甸兵未上来，泰国兵就打到景栋，把召三万抓去了。这时，车里、景栋两地没有土司，各处的拉祜和山上民族就造起反来。孟速十三个地方九根也不成样了。刀派公要到昆明去告禀也不能去，因太远了。他就带着兵下到孟养、景栋，说要到景栋去救援，刚到孟养就被泰国兵杀掉了，大印也被人家拿去了。这时孟速没有土司，泰国兵又上来占了孟速，烧杀的不成样。阿哑勐朗刀派昌听到这消息后，又写信给上允刀派韩，叫他赶快上禀召德王。刀派韩接到信后，就派一个弟弟叫刀派义的去禀总督，总督看到信，知道孟速土司被杀掉，大印也被人家拿走，总督说：“你们要兵，不好给，给少了也不行，因为孟速地方太远了，给多也不行。”总督又重新发给大印和公事，派刀派昌当孟速土司，这是1167年7月。后来刀派韩说：“我们孟速的历史必须写下来，如果不记下来，我们这代死了，下一代就不晓得了。刀派韩就亲自掌握把孟速的历史写下来，作为根据。

.....①

勐方皇帝名叫顺治，当皇帝十八年死了。后来由康熙当六十年死了；又由雍正当十三年死了；又由乾隆当。乾隆时，各地都来送礼。傣族十八个召贺罕也拿象、马来送给，勐安瓦老緬花腰也送象来，勐老还来送款。还有瓦给名叫九朵也送金银来，这个地方有银井四十八井，也跟这个皇帝生出来了，盐井和香茶也生出来了，。这个皇帝当了好几年，所有的傣族地方每年都送象。皇帝说：“我要给你们铜印，比起你们祖祖辈辈的更好些。”这个皇帝的心特别好，他见到老年人和困难人都送给银子和东西。这样过了六年他就死了。后来，他的儿子嘉庆当了二年，贵族和□□□□就造反了，以贵州为首打了好几年，傣族地区也有拉祜族造反，和緬黑去参加和尚、仙人造反。勐勐、耿马逃跑

① 此处删去一段，内容为记述明代各帝年号。

他們的土司也是這一年。這個皇帝當了三年，一點好處都看不到，不知要變成什麼樣。所有的人民都議論說：“這個皇帝一點神佛都沒有，把地方搞的很亂。”又說：“你們大家要注意，不知這個皇帝的神佛怎樣。”有些人當上官，欺壓人民，這種做法是不對的。窮人不要說硬話，說了硬話，去找人家的東西，找一年人家也不會給的，必須給人家說好，你窮，再加上說硬話，去找人家要，人家不會給。有些人有錢是亂騙人家，用假錢作真錢，用黑錢作九五錢，壓迫窮人，借給人家假錢，要人家賠好錢。說一強迫人家是一，說二給成二。窮人家窮，孩子又多，沒有飯吃，人家說多少，只能低頭接拿，不借又肚子空，因孩子多，找吃的東西一天到晚找不到，因心難處說不完。當古介(?)的人民必須懂得窮人的困難，做什麼說什麼，必須考慮成熟再說。有錢放債給窮人做生意時，不要放假錢給人家，如果放錢給人家做生意不得吃，我們有錢人就差召法王的賬。

現在談放債人情況。有些放米給人家，放出用小筒，收回叫人家還大筒，還說“我預先就給你說過了，叫你还大筒給我”。這種人是心重心笨的人。我們做了壞事，如像人影一樣，將來會返回來整你，也會給你困難，那里最黑，你的心會領你到那里去，那邊是窮路，你的心會指給你走去，你的心會領你滾坡死掉的。有的人用銅來煮成銀子，拿去用給人家，如果死去，會永遠滅種；有的人用銅來變成金子使用，等到他死去，鬼要抬他裝熱鍋，守熱鍋的鬼又長又大，他走一步就有一千傘，如果他用腳踢山，山也會倒塌的。這樣很可怕，誰也不要亂整吧！有會殺牛進街的，換回一些小菜、鹽巴、明子和柴火回家，這樣用一點肉換得許多東西，不但找錢，各式各樣都找了，還剩得脖骨和肚骨回家煮吃。不要騙人拷打黑牛、黃牛吧，這是最沒有神佛的事。這些罪像風一樣不會打失，而像老鸚捉小鳥一樣跟在你身邊，如像母狗跟主人一樣，隨時跟在身邊。有些人專門偷人家的雞，拿來殺吃，讓人家仇恨一輩子，假如人家看見他偷，教育他，他還大吵大鬧，不聽人家的話。這也是最不好的，也是他自己做給他自己的。

這本書是法勳允刀派韓寫出，講地方歷史的。因不懂歷史的人還很多，我才翻成傣文，勳方皇城都參雜在內，也數了一代傳一代的皇帝名字和孟連土司。那個听必須給他听仔細，留着教育人，不給犯任何罪。因人心狠，像琵琶鬼一樣，看到角長角短的牛，就去買去換，拿來不留給一個活命。他們還去找又胖又肥的，有些手里拿着長桿的斧頭跑去把牛角長的砍死，才拿刀去割，剝去皮，割下肉給人家每人一塊和一團骨頭。他們每天都老想吃，不想到將來的罪和死后下油鍋。人們必須記住這話，不要亂搞壞事。菜煮湯還比肉類好吃，人們必須做大一點的園圃，過日子最好了。有些人專門做欺騙生意，小斗出，大斗進，輕秤出，重秤進。有些人大喊大叫罵別人，打別人，人家做好事他不讓，人家吃和賤佛，他不吃不賤，專門搞不好的事，將來死去和生來都不會好的，人們必須做好事。我看到這情況，才編出幾句話來作為教育和參考。

現在來說我們祖先由勳卯搬來的經過。有一個勳卯土司名叫武定，這一代，漢族、緬族都來做他的客，也送馬、象、金、銀、寶、貴重東西給他。他當土司是因為他的佛好，金銀到處都來找他。上面他管到昆明附近，那里每年還送緞子來拜他；下面管到安瓦扒各，那里都來送款給他。這土司很勇敢，沒人敢來欺負。人們都靠着他的佛，安居樂業，田地，雨水都正常，到處都沒有困難。他一直當完了他的年齡，就死去了，上天去了。丟下很大的困難給頭人和人民，沒人代管土司，過了四年，才找到一個名叫舍按

法的当土司，掌握大印。人民都喜欢他，把大印给他代管：“你当了土司，必须像过去一样，使人爱护，不要忘记历史上的好处。”人们都热烈地祝贺他当土司，他当了土司不久就死了，人民到处都很伤心。

后来又找得舍亥法当，他当土司时，勐卯所有的地方还很好，没有发生过什么灾害，各地的土司头人也同样的送礼物来。这个土司一直当完了他的年龄就死了，所有的头人到处找原来的土司的亲戚后代，一个也没有了。只有一个男孩跟着妈妈跑到边远地带去住，名叫布过，这人也是土司的亲戚，因穷了，没有住处，到处找鱼和虾，砍柴，卖来养活他妈。有一天，他挑着鸡准备出去卖，他想：“我拿鸡去卖是不是会赚钱呢？”当他走到路上时，碰上一个会看卦的老人。布过手里拿着一对鸡脚的骨头，他碰到这老人后，就拿这对鸡骨给老人看。老人一看，这对鸡骨一个洞也没有，就说：“很好。你明后天就要当官了，不消去卖鸡了，赶快回去同你母亲在吧！”并向他说祝贺话：“祝你为广大的人民做好事吧！”这样就各自分路走了。”布过挑了鸡走了一段路，碰上了头人，头人就说：“你该当土司了。”当时就接他回城子去，升他当土司，还给他换了名字，叫舍亥法。头人教育他：“你当土司必须照着你祖先办的事做，不要丢掉历史风俗。”他当土司不久，就派人去搭一个不到边(?)的桥，妇女要过桥时，把桶裙提的很高才能上桥，他在桥边搭起一个草棚，在里面偷看妇女的大腿，那个妇女腿白腿胖，他就叫来侮辱后才放人家走。这时到处的女方丈夫都对他不满意，事情传遍了各地。听到这消息的人都大笑他说：“当土司这样搞不害羞。这个土司搞不好，将来失掉我们的威信，我们要准备大批人推翻他，砍他的头丢掉，不然赶他离开我们地方。”这消息传到了他的耳边，他很害怕，就逃到昆明，去靠布政司(?)，把大印交给布政司(?)说：“怎么也好，勐卯交给你们办了。”才安住了脚，害怕的心也安静了些。

这时，勐卯就成了个空地方，没有土司，所有头人和人民又升他弟弟舍月法当。舍月法生有一个儿子，他俩父子当土司各处人民都拥护。

又说舍亥法逃上昆明的事。这时，他欺骗布政司(?)说：“勐卯弄造反”。当时，布政司(?)就听他的话，帮他上告到皇城北京。景泰皇帝接到告信后，就召集了四万兵，派白宋边率领，由愚底哈城(北京)出发，一直到勐卯城边驻扎下来。当时双方都要打，白宋边就想出了个鬼计，写信给舍月法说：“我们并不是来同你们打仗，不是来抢夺你们的地方和消灭你们的习惯，而是来帮助解决你们两个的事情，哥给他成哥，弟给他成弟，怎样都是来帮助你们的。”舍月法接到白宋边的信后，就打开了城门，让双方的兵相互出进。有一天，舍月法出城来同白宋边会见时，当场就被打死了。舍月法的儿子听到后就逃跑，一直朝南孔江边下去了，他又换了名字叫舍亥法(躲的意思)。所有的人不要向舍月法学习。第一次给人家损失还不算，还转回来杀人，让人家夫妻离散，或丢下大家老婆守寡。舍月法死后，白宋边又提升舍亥法当土司。白宋边也拿大小政策教育舍亥法：“你要记住地方的习惯和国事，办什么事要想叫人家拥护，必须多方考虑后再做。”这样教育了后，就带兵返回北京皇城去了。到了皇城，把事情经过报告给皇帝，皇帝听了后大为喜欢，说白宋边能干，又把白宋边提升了官位，比其它官高一级，所有的大小国事都由白宋边来办。白宋边回北京皇城去后，舍亥法当土司，他怕人家回来杀他，就下令叫人民重新建筑城墙，每天都叫人站岗放哨。

現在談談罕爹法跑出去的經過。罕爹法跑出去，一直到了希坡。到希坡后，他想起父亲(?)死去的情況。他說：“我父亲沒有犯什麼罪，為什麼人家來杀掉我的父亲?我也要招兵杀回去，把勐卯杀光。”他招了兵，領着老婆，就打回来了。从勐卯边界打进来，那个地方服从他了，他也不烧杀，那个地方不服从，他就烧杀干净。他一面打，一面杀，打到了勐卯城附近。舍裴法害怕起来，上告皇帝。这时，皇帝也知道过去的事不是人民造反，而是舍裴法搞的不合理。”如果我早晓得这情况，早給他埋掉就算了。”皇帝說：“我很可惜。可怜舍月法沒有犯什麼罪，白白地死去。”現在他儿子在勐卯，还有力量打回来，他这人是一个很好的人，我應該去叫他回来，委他当土司才对。”又說：“他这个人在勐邦很有威信，我應該发給他一个大印，叫他代管勐卯和勐卯一带。”当时皇帝就制了一个銅印，上写“宣撫司、世袭宣府司”(?)，叫人到希坡送給罕爹法。罕爹法接到大印后，他的威信更高，所有的地方百姓都來参拜他，做他的奴隶。罕爹法当希坡土司是傣曆七六〇年。当了不長時間他就死了。后由他的儿子召丙当，召丙当了一段時間，就叫他的弟弟守希坡城，自己帶兵到勐墨去住，他廿八岁时死，他的儿子罕藤当。罕藤廿一岁死，留下两个小儿子，叫罕八、罕尼。这时，沒有人能当土司了。有一天，舍月法的小老婆在农村有了一个儿子，已經大了，他来找他父亲，父亲不在了，只有大老婆在，把他收留下来，取名叫舍介法。这时，由舍介法当土司了。

到了八〇四年，勐卯舍裴法死了。他有一个儿子叫舍格法。舍格法生了一个儿子叫舍安法，升了官。这时候，人民很不喜欢他們。希坡地方很富裕，各方面都比勐卯好，舍格法、舍安法就搶东搶西，搞乱了所有勐卯地方。消息传到皇城，景泰皇帝晓得舍格法父子搞乱地方，搶东西，必須赶快派兵到勐卯城抓住他們，就派王尚书帶領□□□兵由京城出发，一直到勐邦城外，到处建立起工事。舍格法、舍安法他們不退，双方就打起来。消息传到希坡土司舍介法那里，舍介法出兵來增援，來到中途，想起过去舍格法他們搞的坏事太多，才返回去。后来他又写信給王尚书說：“我們听说汉官到来，准备了兵馬來增援。”汉官接到信后，就去接舍介法和舍外法他們。当舍介法到达勐卯时，舍格法，舍安法就逃跑了，跑到南科，把东西、象、馬都丢掉了，他俩单身跑到緬甸去了。

后来，王尚书委舍外法当勐卯土司。汉兵还說：“今年雨季來了，我們不能再追他們了；到明年雨停后再准备兵馬追他去，杀掉他。”这样一提，双方都同意，各自回去了。到第二年，王尚书又帶兵回来，叫緬甸交回他俩父子，不然就要出兵打下去。緬甸听到后，也怕王尚书真的打去，就准备兵馬等待王尚书。这时，王尚书又写信去說：“只要你們送舍格法父子回来就行了。”消息传到舍格法耳边，他就自己吃药死了，只剩舍安法一个，緬兵把舍安法和舍格法的头砍下来，送給王尚书。八〇八年，王尚书得到舍格法父子后，就回去了。舍外法回来当勐卯土司。舍介法送王尚书到北京皇城，景泰委派舍介法回到希坡中介(?)，可以照管两处，还委召勐达罕法当都□。后来在傣曆廿二年(?)，景泰皇帝叫人拿石板來核上了舍外法(?)，抓着舍安法送給皇帝的图样，留在皇城房內对門，还用鉄圈套着一百圈，作好后备介法就回来了。

現在談談勐允由勐卯來的历史經過。当时，有岩敢、岩衣、岩三、岩賽四家兄弟說：“我們勐卯地方太乱了，有土司也不照理办事，年年月月都打仗，沒有安靜的時間。走吧!乡亲们。我們去找一个适合我們的地方吧!能放心一点，好好养活我們自己吧!”

他們回家率領各自的親戚出發了。到了南孔，他們就商定說：“誰找到好地方，必須告訴一聲。”就分路走了。

大哥岩敢率領着一部分人到了广街河老堂，新地方好壘位扎那里了（？）。四弟岩賽率領人順着南孔下來一直到賀信，那喊拉扎在这里（？），以瓦族做他們親戚住下了。三弟岩三率領一部分向瓦族地區去，到瀾滄江邊芒貼住一段時間，因沒有田種，生活過不去，又順江下到勐滿去了。二弟岩衣率領一部分下到緬安母、安鮐，來到此地後，黃牛放出去養，吃掉人家的黃豆，得賠償九帽銀子；當在勐勐時，召勐勐給岩衣取名叫借崗扒（會打鳥之意），在勐勐一段時間，又聽到人說勐允人少地多，土地也好，種少得多，吃也吃不完，他們就對召勐勐說：“我們要離開此地，到勐允去住。”召勐勐同意後，他們就準備東西出發了。來到南生河時，江水大了，不能過河，緊等也等不幹，飯也找不着吃，用銀鏈刀換得了三碗米煮吃完，南生河水也下降了，才得過河。過了河一直走到班莊，由班莊走到了上允（當時上允土司叫法弄岩罕送）。到土司那里告訴土司說：“我們來找一個好地方和安靜的地方，吃不完穿不完的地方，特來靠你召，要求永遠當你的奴隸。”召勐勐答應了他們，說：“好了，好了！你們來的很好，領着你們親戚來吧！田地我親自去指給你們，你們就到广批住吧！”他們就去广批住了。後來，召勐允有兩條水牛，拿去給他們養；養了不幾天，牛就逃跑了，跑到憂木憂去，到處找也找不着。他們去報告給召，召答復他們說：“不要緊，牛會回來的。”就這樣，過了三年零三個月又三天，牛才回來。一條牛左角架開，另一條右角架開，全身滾有泥巴，頭上不帶綠草回來了。這時，召勐允說：“你們跟着牛腳印去看看，是不是那地方能住人。”他們就去了。到了山邊，聽到牛角號聲，聽出這一定是自己人吹的，就朝着號聲走過去，看見了岩賽。當時，一見到自己人，就擁抱着哭起來了。他們下到木憂去看，見這個地方能住很多人，就返回來向召勐允說：“我們要到木憂去住，求你讓我們去吧！”召勐允同意他們的要求，就讓他們走了。他們搬去木憂住了一段時間，又寫信把所有一齊跑出來到各地去的叫來一起住。他們住在木憂，變成了小偷，到處搶人吃飯。過了一段時間，有一隊土匪，頭子名叫哥共先水，朝勐勐上來，到南生。上下兩允土司聽到，就調人去守路，去守的時候，召勐允看到人家的老婆漂亮，就去強姦。人民看到這種情形，對土司非常不滿，就起來把所有的土司殺了，又去連系了土匪，打進上下允來搶殺了一場，勐允人民統統都跑光了。土匪搶了勐允后就逃跑了。這時，勐允變成了空地方，沒有土司。土匪跑後，人民又重新回來，議論說：“地方沒有土司不成樣，我們必須去找土司去，到車里去找好了。”後來，他們聽說車里土司已將勐允划歸孟連管轄，就到孟連來討土司。這時，木憂人聽說地方將來會亂的，如果我們不去靠人家，我們的生活会保不住，于是就對孟連土司說：“我們要求做你的奴隸，要搬回上允去，是不是可以？”當時土司也同意說：“你們來好了。”傣曆一〇三二年，他們搬來上允。後來，勐勐、勐生、南襄附近的人民都搬來住在勐允，勐允又重新恢復，一直傳到現在。

孟連傣族历史

孟連土司从舍汉法起，传到第十八代，是刀誠清当土司。刀誠清有三个儿子，大儿子叫召米（？）罕，二儿子叫罕松，三儿子叫罕梭。

一一六〇年，景谷土司的二爷是拉祜族的头子。这一年，拉祜族反对他，他就上省去告，皇帝命令昆明、玉溪等地的兵下来帮助他，才把拉祜打跑到謙六、芒帕等地（孟連地界）。当时，孟連出兵去打，打不过拉祜族，从那时起，孟連就失去了那些地方。

到一一六三年，泰国来打景栋，景栋的召孟真跑来靠孟連，和一个先朗班劭（？），景栋老百姓都跑到景迈、景先去了，召孟真就来约孟連土司刀誠清共同去看景栋。回到劭养，二人均被泰国兵杀了。

到一一六八年，劭安瓦委任劭尖回車里当土司，緬兵来送的人是娜糯。来到孟連，和孟連人一齐送他回車里。那时，西双版纳百姓听说劭尖要回来当土司，他們不喜欢，就出兵来打孟連人，但是打不过孟連人。孟連人追到車里江边，赶走了他們很多的牛。把車里打败后，就把召劭尖送去車里当宣慰。到一一六九年，召劭尖又逃到江上边。召劭麻哈枉就由泰国兵那边回来，到南端后，他就去車里当宣慰法了。这个土司是緬甸也靠，皇帝也靠。

后来，景栋召劭麻哈康朗派了三百人来打劭宾、劭朗，得了东西就回去了。

又有张付哥、青太爷，是营盘（岩帅上边）人。他约起当地所有拉祜人，人数日渐多起来。这个消息被孟連土司听到了，由阿哑劭朗、回沙的弄两人去稟給順宁府刘大老爷。刘大老爷接到告状后，就送給云南总督，云南总督即調劭混、劭往，瀾滄江上边劭黑、劭搶罕、劭卡、劭哑、耿馬，西双版纳江那边劭劭、劭谷、劭董、劭臥、劭邦、西双版纳、劭亨、等地的傣兵，（只有召劭頂（在耿馬）不出来。他說：“我不見总督就不去。”）共有十六个僚官率領。僚兵、汉兵共同去打青太爷，日日夜夜地打，枪声、炮声响的如天打雷一样。拉祜罵汉族說，“嘿嘿走走（？），我們可怜你們小姐沒有丈夫来种田。”一共打了两年，在七月把青太爷抓住了，又把他解到順宁府。到十二月雨季时，又有召劭安瓦派了兵，头子叫緬也把莫广潤，到药潤、五莫母，經由劭阿一直到孟連来，領阿哑召劭朗、召弄貢、召那麻貧三个头領，带兵去景栋。到劭养时，就去叫先朗孟养带路打景栋。先打了两年（景栋被泰国兵占領，景栋土司就在泰国），土地不得种，孟連男人都去打仗，只有妇女在家，还要去送飯，到了一个山上，被老虎吃了好几个。后来，泰国兵头子召拉那被孟連芒信寨汉介法一枪打死了，他們的头子死了，兵都逃到景先去了。后来，孟連官兵都返回孟連，先朗孟养被提升为叭弄孟养。停战后，景栋沒有籽种，景栋头人派叭弄孟养来孟連借一千挑谷种，牛十条；拿去种不够，又来借谷子三千挑，水牛二十条。过了三年，他們就拿回来还了。

到了一一七九年，孟連城和允景毡（腊壘河兩岸地區）打起仗來，百姓也不聽土司的話。景棟土司聽到消息後，就派了兩個兵來接孟連土司。當時，土司是刀派民，他去景棟住了兩三個月就病死掉了。孟連百姓、和尚、佛爺及連里（？）的土司召勳麻哈旺相都到景棟去，把刀派民屍體燒掉。當時，刀派民的孩子召洪罕年紀還小，只有六歲，所以孟連、景棟、車里就派刀派民兄弟暫時代理。這時，車里、景棟、孟連的土司、頭人把刀派民的老婆嫁給召砍松，叫他們仍然回孟連當土司。車里、孟連、景棟的頭人又派他兩兄弟去拿大印，哥哥召領去勳安瓦，弟弟召砍梭去昆明。這時，召砍梭上去到勳憂（在景谷），就做了當地的姑爺了。召砍松去到勳安瓦，得了大印。時在一一八〇年。得印後即回孟連當土司。當時孟連十二個勳有九個根。到一一八五年，又有景棟四大頭人，帶着兵來打孟連，這四個頭人叫叭列憂、叭雙勳、布妥、渣教。四人到芒信允軟住扎，孟連出兵去打，將景棟兵打跑了。

到一一八六年，又有勳滿冷瓦王為主，帶兵到貨信納喊（勳梭上邊），占着孟連的地方。他們想去霸占銀井（新廠），孟連知道後就出兵去打，把他們的頭人瓦王殺了後，他的兵完全退走。他們回去又約人從幫桑、勳阿這條路上來，當時布法勳阿，就出兵打他們，又抓着他們的頭人播弄南滿、播浪皮、播廣谷等七人，他們的兵就退回幫桑那邊去了。後來，孟連土司派召罕弄（召帕薩）為首，聯合孟連、勳阿兵去幫桑打滿冷兵，滿冷兵打不過孟連兵，就逃跑了。一直跑到南孔那邊，孟連兵一直追到南孔。這時，滾卡（班教）、滾板地方（南板河過去）就來進貢，每年送米給孟連宣撫。這樣過了九年，滿冷返回來打，又把滾卡、滾板地方拿回去了，一一九〇年，火燒孟連城，洪水又大，把孟連下城都淹了。

到一一九二年，景洪召貨罕準備了金碗、緞子、銀子七十兩、馬一匹，派叭見蚌、叭弄謝、叭希立、叭因勳為首，帶上述物品及信來孟連，由孟連朗勳接待，去找沙的弄；後由朗勳領着去找宣撫，給宣撫拴錢，送禮後，車里頭人要回車里。當時，宣撫司就照着他們每天的收入，發給他們路費，把他們提升一級：叭弄謝提為叭忙憂拉，叭希立、叭見蚌提為叭頓弄，叭因勳提為叭憂罕。還有版納勳遮的召版納提為叭毡，勳滿頭人提為叭弄爰。五月間，車里的頭人都返回去了。到七月時，拉祜等山上民族又來搶兩個貨罕的土地（在鎮邊以上）。後來，雙方貨罕商量好出兵，車里以召麻哈旺為頭子，由勳挖來，孟連以召貨罕為首，朝勳賓打。打了兩個月，到九月間，車里、勳混、勳海、勳遮、勳籠、勳匹、勳彝、勳腊未打勝，都返回去了。

孟連有帕蘇塔宰、播相宰、播訂攏三個頭子被打死了，召貨罕等也返回來了。

當時已到關門賤佛期間，這時，勳董頭人帕弄勳沙勳生阿立牙勳董等三人，因土司要殺他們，逃到孟連來，請孟連召貨罕援助。召貨罕答應了他們的請求，派兵給他們去打勳生，但打不過耿馬人，被追回孟連。召貨罕又派給召帕薩（召宰弄）三百兵和彈藥、武器，由孟連三處，去在下允住扎。召勳董聽說孟連出兵，就由爬弄三勳召集耿馬、勳永、勳点、勳訂、勳谷、勳董、勳生等地兵馬，並對這些地方的兵說：“我們要把上允、孟連人滅掉，拉他們來當我們的奴隸。”當出兵去到上允邊界，上允兵就去報告給召帕薩，召帕薩對他的兵說：“我們這樣打是很危險的，總有一天人家會來包圍我們的。”召帕薩拿出很多錢發給兵士，叫他們向南繞到敵人背後，後來就這樣打了。打

了一段時間，勐董兵聽說後面有人，就四處分散逃跑了。這時，孟連兵就把他們的頭砍下來，裝滿了三個牛滾塘。召帕薩就追趕敵兵，殺得落花流水，帕弄三勐等都跑光。

一一九三年，帕弄三勐又帶兵向勐勐打來，到勐勐後，放火燒城和所有的村寨，只有一個緬寺叫瓦欣亮，是他們住的地方，沒有燒。這時，召勐勐七同和召勐奉□掌志（和尚）寫一封信說：“如果打勝的話，所有的地方都交給孟連。”並帶金銀、腊條來孟連，請求召貨罕（援助）。召貨罕說：“你們不要怕，等幾天我派我的兵去打，殺死他們。”這時，勐勐頭人才安下心來。過了一段時間，召貨罕就派召帕薩去。召帕薩到勐勐後，帕弄三勐聽說召帕薩來，就逃跑了。後來，勐勐土司給召帕薩拴綫，並送給一匹馬，金銀碗，緞子一疋，七十兩金子，二十斤銀子。後來，召帕薩就返回孟連了。

一一九四年，孟連芒掌有一個帕坦（和尚），心是黑的。他說：“我拿手指地，地會出水。”百姓議論說，他有一個小土鍋，煮起飯來，一千人吃也吃不完，還有一株芭蕉，長的果實，也是一千人都吃不完。人們說他是天神，有佛、有鬼。這個消息傳遍了山上各民族，特別是拉祜族。景棟、勐養的拉祜族都上來當兵，勐赫、勐罕、謙六、滿帕、勐賓、勐朗、東卡、東主、募四等地拉祜族都來歸他。這個和尚住在寨安奄（山名，在勐阿上邊）。勐阿、勐馬的傣族也都來歸附他。他收集了所有的兵。

這時，孟連召貨罕來統計人口，有三分之二的人歸附了那個和尚，只有一部分歸附召貨罕。當時，帕坦就說給召貨罕：“你想要好，快來歸我，聽我的話。”召貨罕聽了他的話，帶了沙的弄及一部分人前去會面，第一天就去住在勐馬緬寺瓦芒列。帕坦帶兵包圍了緬寺，叫出召貨罕來，就把召貨罕扣下來了，關在芒洪。貨憂曼康的兵又把帕坦住的地方包圍起來，雙方就打起來，殺了很多人，後來就把帕坦捉住了，緬兵把他帶到勐安瓦去了，他的父母當場就被殺掉了。後來，景棟兵和漢兵都返回去，只有西雙版納兵還在勐遮，說是等到把召貨罕接回來再走。

這時，勐拉土司召孟因出兵來打車里，車里土司就調打洛土司兵去作戰。召孟因被打敗了，就跑回去，一直跑到昆明去靠總督。車里土司寫狀子報告雲南總督，狀子寫好幾回都送不去。後來，車里土司就委孟連土司幫着告。當時，孟連還住着幾個漢官，一個叫李正老總，另一個叫先生的三人（？）。車里土司出了一八〇〇兩銀子給他們，他們才幫告到順寧府，順寧府又稟給總督。總督曉得後，才派了兩個漢官，一個叫布真里，一個叫李大人的下到車里，把召麻哈枉升為宣慰。車里宣慰又寫信到孟連叫孟連幫作保證。孟連召貨罕接到信後，就派帕弄根海、帕翁勐去車里，幫土司作保證。後來，李大老爺又把孟連和車里□□調到勐拉，問：“你們要誰來當車里土司？你們同意誰？”後來就決定召拉扎去當宣慰。總督又把召勐因送到超綱（地名），離雲南四個月遠的地方去了。

一一九五年，建立了今真城。建城後，召貨罕就招兵要去把滿冷拿回來，派召帕薩和帕弄歡朗、帕弄芒街三人，帶兵下到滿冷，滿冷土司也帶兵出來打，打了三、四天，打不過滿冷兵，就逃跑回來。滿冷兵一直追到勐馬芒列，到處放火。召帕薩駐紮在□董，看情況不好，就在當地召集兵，到晚上，將滿冷兵包圍。滿冷兵失利後，就逃跑了。召帕薩率兵一直追到南卡河，就不再去了，直到現在，分界綫就在南卡河。戰爭結束後，孟連召貨罕又準備了一匹馬、一疋緞子、一個金碗、三兩銀子，叫叭蘇拉也變、叭弄謝、叭蘇拉等三人去景棟，向景棟土司請求要回老百姓。景棟土司說：“可以，可

以，完全送还你们。”景栋土司还提升了他三人的官位：叭苏拉也变提为朗 罵 拉塔 瓦利，叭弄謝提为五龙甫馬希提，叭苏拉提为叭弄希利双勃；送礼物给他们三人：给叭苏拉也变一套衣服，银子桌一个，重二十一两，给叭苏拉一个银碗，重一九，给叭弄謝一个银盘子，重五两。住了一段时间，他们三人就回到孟连了。

孟连土司又准备了一匹马、二斤银子、一个银碗、一个□碗及金银、腊条，派帕翁勃和叭枉供为首，去车里答礼，给宣慰控线，因他曾经来援助打帕坝。

一一九八年，车里的召麻哈枉死了，派召版納勃遮、勃滿送来分给孟连小银桌一张、银碗一个、银刀一把、金碗一个、银檳榔盒一个，重五两一钱。

后来，车里召糯罕又跑到景栋去，要求借兵回来打车里。他对景栋土司说：“如果打胜了，勃混、打洛也划归你了。”景栋土司答应了他，他又到勃耿馬、勃勃去请求出兵。召耿馬不出兵，给了他五百两银子，馬十匹。召耿馬说：“我的地方离得太远了，不能出兵，只能送你这点东西援助。召糯罕又到处要求土司、头人出兵援助，说要“把勃滿划归你们”。这时，上下允土司得信，报给孟连土司，孟连土司不答应，说：“车里和我们都是亲戚，不能相打。”上允就听孟连土司的话，不给他兵。他回去住在帕盘一个寨子，叫人把那十匹马送给景栋土司，景栋土司就给他三百个兵，一直送到帕盘寨来。车里土司听到这情况后，就写信派人送到孟连，要求孟连出兵援助。孟连土司接到信后，就派沙的弄、帕派康为首，出兵到帕盘打召糯罕，车里那边也来，上下夹攻，杀得召糯罕大败，逃跑了。他朝勃滿跑，到南嶠、勃混，路过的三个地方都被他放火烧光；一直跑到景洛。车里兵追赶至景洛，住扎下来，天天在打仗。后来，车里土司又写信给孟连召帕薩，叫他们赶快回到孟连芒信、允款，怕召糯罕打到那里去烧杀。召帕薩接到信后，就带兵到勃养，住扎在曼姐。后来，召糯罕转来包围召帕薩，打了十多天，不分胜负。这时，有一个緬官，名叫扎改，来说：“你们这几个地方，过去还订了条约，现在为什么要来打杀呢？”他说了后，双方就不打了，兵都退回去了。后来，扎改就写信来请孟连沙的弄，车里召派勃麻哈和景栋官去到勃麻（靠近打洛）緬寺瓦养版，请了瓦曼冷一个年长的佛爷和瓦崗勃沙、勃遮来的人做证人，由两个长老唸信，请鬼神作证：“这三个地方，如果那个地方造反，就让那个地方灭光。”这三个地方的代表就各自滴水在舖沙（？）面前，各自返回了。

到三〇一（？）年，孟连召貨罕提出说：“还有勃宾、勃朗的拉祜族没有解决，是我们和车里的责任。”于是派了两个官——叭苏立也电和叭糯拉他带信去通知车里土司。车里土司接到信后，就派了下面三个官——叭納才、叭納花、阿啞勃拉各带一千人馬，共三千人馬，叫孟连的叭糯拉他領路，到勃朗坝去；孟连由召貨罕带兵上到勃宾，这样上下夹攻，到三月二十四日，就把勃朗坝拿下来了。当地的拉祜族怕死，就跑到一个大山上（广掌，现名允怕）上，山太高，车里兵不敢上去，拉祜族要下来也不敢下来，打了很长时间，不分胜负。拉祜族提出：“现在不要打了，我们来订个条约算了。”双方都同意订条约，条约内容是：“所有有洪水的地方完全是僚族的地方，所有刀耕火种的地方完全是拉祜族的地方。”这样决定后，车里兵、孟连兵各自返回去了。

不久，召勃安瓦听说车里召令哈的代理人宣慰死掉了，就写信叫召拉扎无去见他。当时，召拉扎无说：“我不能去，怕汉官来罚我们双方当奴隶。”到了第三次，也就是

一二一三年，召拉扎无的弟弟就带母亲下去见召勳安瓦。这时緬官就派召糯罕上来当車里宣慰法。当母子俩到勳安瓦去后，召糯罕就写信到車里，叫車里的老百姓去接他回来当車里的宣慰法。老百姓听到这消息后，有些同意召糯罕回来当土司，有些不同意。召拉扎无在車里听说自己不能当宣慰法了，母亲和弟弟下到勳安瓦也不回，他就逃去靠召勳拉，請求召勳拉帮助解决这問題。这时鎮台就派了刘大老爷和戈大老爷二人，帶了三千兵，下到一个山（就龙）住扎下来；緬官也上到此地，孟速派叭希立做树和叭苏拉也变去參加，三方面来决定誰当才合适。刘、戈二大老爷及孟速官同意要召的叭苏拉也变和西双版纳的叭信哈。緬官派了十八个人到孟速来罵召貨罕說：“你們反对我們。如果你想好，就赶快拿錢来做脚錢；如果不想好，就把召貨罕捆去見召勳安瓦。”孟速召貨罕听了这話后很害怕，就拿了十几砵銀子給他們，他們得了錢之后就回車里去了。这件事被刘大老爷和戈大老爷知道了，就帶了自己的兵和所有江边的兵冲杀下来，把緬官、緬兵追出去了，一直追到景洛河边。召勳安瓦知道緬官、緬兵被追的消息后，大发火，下令把召拉扎无的母亲和弟弟扣下。这母子俩被关后，生活无法过下去，就写信給孟速召貨罕，叫他想办法。孟速召貨罕接到信后，就給召勳安瓦写信說：“并不是我們造反把你們追出去的，是你們的兵把我們的杀掉，汉官才把你們的兵追出去。”召勳安瓦接到信，知道这情况后，发了火，下令把派去孟速的兵完全关起来，并罵他們說：“我叫你們去干好事，你們为什么去杀人呢？”

过后，他又派新的官兵来，为首的是扎改呢問弄那汉弄等二人，帶有九个队的兵，有九个队长，一直到了車里。他們到車里之前，召安瓦写来給車里的召拉扎无，要召拉扎无拿出一五〇砵銀子、一匹黑馬、一匹白馬、一对大象，銀桌、金桌各一个、□金刀两把、銀碗一个、金碗一个，及三十匹騎馬。召拉扎无接到信后，就准备齐全，經孟速轉送下勳安瓦去了。去送的人从車里的勳五□叫穿牙翁叭弄勳砍，江西的叭宰和召經哈叭砍勒，景眞的、孟速的叭弄做树，叭把拉約他班啞吹等八人为首，由車里出发，朝孟速来，一直下到勳阿。一二一七年到了勳安瓦，把以上东西送給召勳安瓦，为召无把拉鮮母子二人作保。但召勳安瓦还是不放他二人回来，也不叫車里、孟速人看到他母子二人，召勳安瓦說还不到時間。等了好几个月，总是見不到他母子俩。过了很久，召勳安瓦才把母子二人放出来，发給大印、大象十二只，叫召无把拉鮮回来車里当宣慰。召无把拉鮮拿到大印后，就領了車里人、孟速人返回了。回到車里时，召拉扎无騎着象，接母亲和弟弟回城去了。这时，所有的西双版纳头人、土司和老百姓，都來給他們拴綫。召无把拉鮮就把大印交給他哥哥，召拉扎无接到大印后，老百姓和头人就升他当土司。他当土司后，头人替他找老婆，派召弄帕薩、召阿啞勳籠等去找，后来找到孟速召貨罕的姑娘，很适合，就决定下来了。召帕薩等就回去准备結婚的东西，准备好后，就来接孟速的喃罕亮。接回去后，所有西双版纳各勳的土司，头人就給他們拴綫，把西双版纳的地方交給他們俩，并說：“从今后就是宣慰法了。”还把召把拉鮮升为第二个宣慰法。然后，宣慰法就送礼物給各勳的土司、头人，該送馬的送馬，該送貨物、衣服的送貨物、衣服。送礼之后，各勳的头人、土司都返回去了。

“里格兰勤”

——孟連景棟等地的历史傳說

自古相传，召清王有个儿子，当年到二十岁时，召清王想給他討老婆，但他不要。王子帶随从四人，从海上来到緬甸安瓦，見到安瓦貨罕的姑娘长得漂亮，提出来要与其結婚。安瓦貨罕追問清楚他的来历，后同意了，摆酒設席請客办喜事，从此便有了“波賀味滿”（即父是汉人，母亲是緬人）的說法。事情告訴召清王后，他很喜欢，派万人从海上来安瓦送礼、慰問，安瓦貨罕赶摆宴請。召清王想把王子夫妇接回，但王子不同意。以后生了儿子才返回見父王，住了三、四年又回到安瓦。以后，王子又有了三个儿子，夫妇俩便商量向安瓦貨罕請求让四个儿子开闢地方。其中一个地方住的佤族，力量大，人口多，地方好，四个儿子均要出兵去打。召清王出兵十二万，安瓦也帮助一部份，由王子率領四个儿子去打。打腊布腊发、在腊布住了三年，腊发住了二年。当时佤族有件两样鏢，剽出去杀人后还会轉回来。四弟兄认为要打败佤族，必須把此鏢拿过来，于是宣布誰能完成此項任务，把他升为在所有的官兵中最大的官，于是有一人自告奋勇跑去向佤族說：“他們（指四兄弟）不給穿，不給吃，不想在了，前来投你們，以后回去打他們。”佤族便相信了，让他住下。三、五天後，此人拿出一种很有毒的藤子，說將其搗碎，放在水里，把鏢浸过就更厉害了。佤族不信，用魚等做实验后才信以为真，便把鏢用毒水浸过，結果鏢剽出去以后不回来，被召公滿拿着了。佤族打不过召公滿，便分两路逃跑，一部份沿南孔而上，住在山上砍芭蕉叶盖房子。召公滿追到景海，見被砍去的叶子已經又长出来了，决定不再追了，这时佤族也已逃完。召拉扎温夫妻就来看儿子，到了景海，又到懂勒划界。召拉扎温划好界后就回去了。四弟兄又去追佤族，見芭蕉叶已长老了沒有再追。佤族有三个家族不願搬走，住在山上种地吃飯，一直到現在都当傣族的奴隶。四弟兄回勐宁，又到勐叭，然后，两个沿南咪因上去，經菜梅到景棟。另两个到大勐永，后又到景洪，就住下来开闢地盘。召拉扎温到处打听自己儿子的下落，一直到了景海，懂勒、勐宁、勐叭等地。結果有人告訴他說，两个小儿子沿南咪因（小河）而上。召拉扎温夫妻一直到景棟，但不見小儿子，三儿子告訴他說四弟已去孟連。父母便教育儿子說：“你是哥，認識比弟多，比兄弟强，應該去孟連，让兄弟住景棟”。因此景棟也叫“勐亨”。“亨”即調換的意思。母亲和小儿子住在景棟，以后不久便死了。临死时囑咐儿子說“你有福气，有本領，有錢，不要忘記哥哥，要好好团結”。相传小儿子住景棟七百年后，出現了一个魔鬼（批方），景棟，孟連城灭亡了，变成了荒坝。

不知过了多少年以后，有个叫召香糾的人打了胜仗，当了召清王的姑爷，要求召清

王帮他打勐緬，并說：“如果死了，三个儿子分別去管三个地方，第一个在景洪，第二个在孟連，第三个召悅班多继承叭勐萊管景栋。”召香打仗死后，三个儿子便赴各地任职。召悅班多到景栋后就与景洪，孟連划界，以景洛（即打洛）为界。从那时起共有廿三代。当时孟連土司死掉了，由勐邦土司来管，名叫日罕日罢法，一直管到勐养，刀派英当土司管了好几年。最后景栋与孟連打起仗来，景洪土司来調解，說不叫打了，都是亲兄弟，那处願归那个土司管可以自願。景栋，勐永願归緬甸，車里、勐罕、孟連願归中国。总起来，三个土司都是“波賀咪滿”。此后，三个土司每三年都要分別到中国 and 緬甸送礼。到中国要出两份，一份是門戶錢，一份是□□錢；到緬甸出一份負担錢，每家五角。

勐永打景栋，打过三次，有一次几乎打到景栋城，几次都是車里帮助。英人侵占緬甸后”勐永又归景栋管。

刀福兴 6 月 7 日在勐养所抄。

此材料是勐連县委书记梁奇供給。

1958年11月25日抄于景洪县委会。

上允下城刀正記保存的孟連历史

傣历640年，明皇帝永乐派兵征勐卯，勐卯所有的头人、百姓都逃难，有的逃到南孔江以西，有的跑到江东地区，一部份逃到山上，一部份住在坝子里，到江西的多是老百姓，土司到江东来了。

傣历一一二〇年（?），在安瓦有个名叫龔腊管（譯音）的，把地方打乱了，农圃便起来反对，他便到葫芦，又到貨达、貨諾，石牛厂、木曼等地。云南总督知道后便派召勐勐，召耿馬，召孟連等去說降龔腊管，当时只有上勐土司刀派轉才把他說降。說降后便把他送交总督。此后，总督就分地方給各个土司。孟連分的范围是：东至南郎河，距孟連城子180华里；南至勐养、勐片交界，以西海山为界，距城子80华里；西至班桑，以南卡江为界，距孟連城子120里；北至勐勐的南至河为界，离孟連城子120华里；内外共有九八三火（即火头），每年上繳課銀48两，另外还上交給总督老婆銀3.7两，做为买犏擦用。

孟連城建立的时间是傣历六五一年。

孟連土司头人从勐卯来时，共有一千户人过南孔来找地方住，找到孟連之前，先在班板山上住了一年（靠孟連坝子西边的三大山）。傣族沒来之前，孟連附近的大山都是佯瓦族聚居着。佯瓦族住有四弟兄，孟連傣族向佯瓦族四弟兄求地盘，四弟兄答应后，便互相分。結果所有水淹到的地方都归傣族，火烧着的地方归佯瓦族，因此，傣族得坝子。佯瓦族四弟兄名叫岩阿，依馬、三梭、賽竜，（即分別管勐阿、勐馬、勐梭，孟連），都搬到南河以南去居住，将所有的坝子都让給傣族。傣族住下以后，土司就将勐馬、勐阿、勐梭、勐北、勐懶分給屬官管轄。其官民的身份照原来的身份不动，原来是什么官繼續什么官职，是百姓的仍为百姓。

最初来建立孟連的土司是罕罢法，到50岁即死，其儿子叫罕广法当了30年死；第三个是召派双，当了20年即死；第四个叫派按法，十五岁时即去开募乃厂，当时土司头人商量，开矿一定要依靠召王，才不会被人欺負。于是訂出制度，收課銀貢給召王，召王便賜給土司名字，叫刀派汉。时在明朝永乐二年（傣历760年——按应为766年）。来开募乃厂的汉族稟告皇帝，皇帝认为合理，就封孟連为孟連宣撫司，頒給大印。刀派汉当了35年。第五个土司叫刀派獻，在位20年，第六个刀派謝，当了十三年。第七个刀派新，在位七年。第八个法亚閏勐（即寡妇）时，因孙子刀派丁年幼，所以她便代办，等孙子长大后让給刀派丁。法亚閏勐在时，曾叫刀派丁去景洪送貢物。当时各地都知道孟連是寡妇当土司，召宣慰知道后，认为孟連没什么力量，想来夺取，便亲自帶兵来到孟連，但孟連所有村寨已空无一人，只好又退回堡垒住地。后来法亚閏勐动员了自己傣族的百姓及瓦族，将宣慰兵全部包围，有的打死，部份被活捉，召宣慰也投降了，并願將屬